



【刊前絮语】

教育先行者

□徐静

“在1930年代，济南社会生活中变化最显著的领域是教育，官办的新式学校采用西方的课程设置，而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。这些学校中的教员的确具有现代的职业化观念。他们完全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理念，并在济南这种教育经费、渴望求知的学生和必要的设施都结合在一起的地方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。这种向西方教育模式和目标的转换，其效应是无处不在的。”美国人鲍德威在《1890-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》一书中如此写道。

“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”这一说法，据说是新中国成立后济南第一任市长姚仲明提出来的。笔者查询了若干资料，表述不一，有说是“鞠思敏、王祝晨、于明信、丛禾生”四位的，也有说是“鞠思敏、王祝晨、于明信、范明枢”四位的，至少，大家对前三位教育家的意见是统一的。

有“山东蔡元培”之称的鞠思敏创办私立正谊中学，兼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，为改变山东教育的落后局面，大胆改革，曾拟定“山东省教育改良计划”，教育部称此计划足以“引起山东教育界之觉醒”；王祝晨率先在山东中小学废除“经学”课，推行白话文教学，提倡男女同校，聘请女教员，他上呈北洋政府教育部《普及教育意见书》，成为“第一个向新的中国提出普及教育的规划”的人，被称为山东教育界的泰斗。这期人文周刊介绍的于明信，则与鞠思敏、王祝晨等并肩创办正谊中学，不但倾囊捐资，并成为该校第一位义务任教的教师。同时，作为一名“海归”，于明信赴日留学的背景为其教育教学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。他对教育方法无所不知，却在执掌“一师”时奉行“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”，在学校不发布告谕学生，不召集学生训话。但这并不表明他就没有教育主张，相反，恰是在这种“放手”与“散养”的教育理念下，于明信所主持的学校，学生思想活跃，追求自由、进步的氛围很浓。

作者王毅曾参与临淄教育志的编写，也到济南搜集了许多有关正谊中学的校史资料。在他看来，鞠思敏、王祝晨、于明信等民国教育家作为同学、好友，既各具鲜明的个性，又有共同特点，那就是气节高尚，践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、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。他们促使山东教育向现代化转变和发展，是民国时期推动山东教育事业变革和发展的第一批功臣。

治校主张无为而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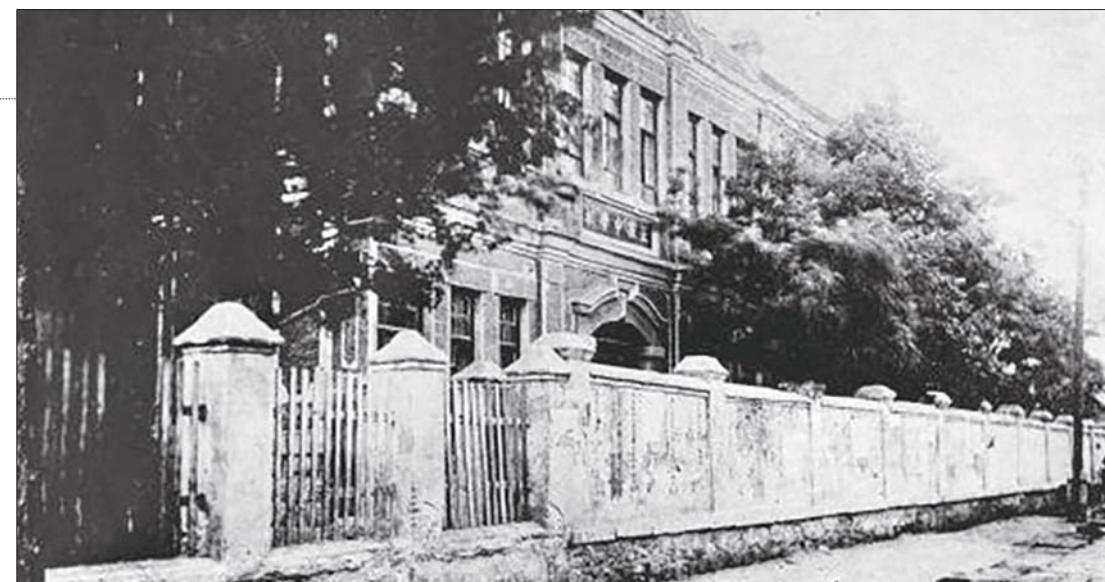
与日伪周旋自称“汉奸”

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于明信

□王毅



于明信，字丹綬（1882—1948），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葛家村人，受过清代科举私塾和新式学堂双重教育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。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采取全新的教学方法，深受学生爱戴，为民国山东省四大教育家之一（其他三位是王祝晨、鞠思敏、丛禾生）。他思想激进，极富民族气节；同时又性格怪异，做事执着，其事迹被知名文学家张默生写入《异行传》一书。



济南正谊中学外景。

■正谊中学首位义务任教的教师

于明信自幼聪慧好学，为乡间私塾的佼佼者。1900年他18岁时在临淄县补为禀生，22岁就读于山东大学堂师范馆（山东优级师范前身）史地科。他入学后，面对清廷腐败时常针砭时弊，被同学称为“大国民”（“二国民”即王祝晨）。于明信为了追随革命潮流，带头剪掉了辫子，回家时，有些顽固的长辈骂他是革命党。为了不惹长辈生气，他便在帽垫上缝了一条假辫子，不料在脱帽致礼时，露出了破绽，他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莫见笑，鄙人不得已而为之……”

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，已是青州初级师范学堂堂长的于明信积极响应，参加了青州起义军。1912年3月，于明信当选为山东省临时议会议员，随后因各派势力纷争，于明信愤然辞职，以示抗争。

1913年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，为了谋划积蓄反袁力量，挽救民国危难，于明信与同盟会员刘冠三、蒋洗凡、鞠思敏、王祝晨等共同发起创办济南正谊中学。是年逢该校首次招生开课，于明信是第一位倾囊捐资并义务任教的教师。从此在大明湖畔旧公廄改建的学校里，时常出现一个诲人不倦的身影。他身材魁伟高大，淳厚可亲，身穿黑白长衫，脚着庄户布鞋。午饭常以煎饼、大葱裹腹，生活极为清苦，但他知识渊博，讲课生动有趣，深受学生爱戴。

■邀“激进分子”傅斯年到“一师”演讲

不久，于明信又东渡日本，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，获硕士学位，1916年回国，继鞠思敏之后出任山东省第一师范校长。他对教育方法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什么铁匠式的教育、保姆式的教育以及近代各式各样的新式教育……但他全然不取，竟采取了谁也不敢尝试的“无为之治”的教育方法。他在“一师”时常说：“学校教育无为而治，越宽越好，越不管事越好，风波不激不起。”当他奉命办学的时候，“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”。他到学校之后，不发布告谕学生，不召集学生训话。不过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所主持的学校，学生思想活跃，追求自由、进步的氛围很浓。“五四”运动领袖人物傅斯年来看演讲就是突出的一例。

1919年7月，北大学生傅斯年带领学生“火烧赵家楼”之后，为实现由“土鳖”到“海龟”的华丽转身，欲谋求“赴欧美官费留学”的资格，前来济南广智院街登门拜访时为山东省议会议员王祝晨，以求其提携。王祝晨欲使傅斯年的革命行动在济南扩大影响，便请来“一师”校长于明信商量此事。素有追随革命夙

愿的于明信欣然同意，并亲自出席傅斯年讲演会，致词推介。这一行动显然是于明信有意识让这位“危险激进分子”傅斯年登台亮相，向“一师”学生做推介广告宣传。

于明信还紧跟时代潮流，与王祝晨、鞠思敏等人在济南创办“尚学会”，介绍新思想、新文化，以期推动新文化运动。

■家教严宽有度，酷爱搜集古书野史

对于子女教育，于明信却采用了严格把关的“家长集权”方式。例如，他不许孩子深夜看小说，为防范起见，不惜和儿子同床而卧，以便关灯，把“电门”压在枕头底下。有一次，等到父亲放出鼾声，儿子便轻轻地偷着抽出“电门”，开灯续读……忽然一拳头打在于明信的头上，吓得父亲疼痛而起，大呼：“干什么？”原来是儿子看到《水浒传》“武松醉打蒋门神”一节，入了迷，不由自主所为……儿子结婚后，不允许小夫妻贪睡，要求黎明即起，各务正业，否则，便去敲窗打门，骂他们不知羞耻，儿子被逼得无法，索性一走了之。儿媳妇自然怨他老糊涂，也赌气去住娘家。至于女儿们的终身大事，他认为女孩子不能随便交男朋友，不过同男朋友研究学问和参加社会活动是例外。

由于他这严宽有度的家教，他的儿女有的学有建树，有的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。长子于道泉是我国的著名藏文大师，著有《藏汉双语辞典》和《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》等专著，为藏文研究做出卓越贡献。次子于道源是留日大学生，1938年赴延安，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电台台长，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，年仅37岁。长女于式玉是留日大学生，任燕京大学日语教授，后赴美受聘于耶鲁大学。1948年回国，随解放军进藏，积劳成疾，病故。三女儿于若木（原名于式毅，又名于陆华）是1919年北京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。1937年奔赴延安，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结婚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历尽艰苦，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。

于明信酷爱搜集古书野史，教学之余，便到古董店和旧书摊去闲逛，以调剂他寂寞的生活。他买书不考究版本，兴之所至就把书买了，从不考虑价格的贵贱。他逛旧书摊往往是满载而归，买的多半是断简残编……有一次，他在旧书摊看到一本中意的残书，花去了囊中余钱和午餐费，只得饿着肚子。有的同事不理解，嘲笑他傻。他却风趣地说：“食欲和思欲哪能两周全呢？精神满足了，挨饿是应该的。”

■“疯校长”嬉笑怒骂与日伪周旋

1923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后，于明信受山东人民之委托，携巨款赴

日赈灾，之后又受中国政府委托，四次东渡日本，出任山东省留日学生监理员，长期奔波于海外。

1937年7月，日军大肆侵华，是年冬，敌骑入侵济南，正谊中学校长率部分学生南迁。于明信与校董鞠思敏商定留守学校。为了看护校产，坚持民族教育阵地，抵制奴化教育，于明信凭多次游学日本和熟悉日语的有利条件，毅然挺身而出担任代校长职务，与日伪周旋，招生复课，他拒挂日本国旗，拒读带有奴化教育内容的“国文”，自选编古典文学为“国文”教材。敌伪政权听闻于明信是教育名流，想利用他支撑全省教育，多次派使者持厚礼登门拜访，请他出任日伪山东省教育厅长。他面对说客直言不讳问道：“你们想要我当汉奸吗？”使者忙答道：“不，不是，是请你主持山东教育。”于明信话里带刺：“汉奸是有人当的，主持教育我不办。我连自己的‘孩子’还不能教好，哪能当厅长，办教育呢？”他故意将“孩子”二字的语气加重——意在讽刺那些屈膝投靠日本的学生。使者纠缠再三，不得要领而去。翌日，使者又来劝驾，于明信仍以前言相之，如此三往，后接到一封夹带子弹头的聘书。

敌伪省府终以山东省教员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头衔对社会公布，并胁迫他出席会议。为了看守校产，以图复课计，开会他也到，不过会议签名他却愤然直书“汉奸于明信”五个字。在会上他瞪大了眼睛，好似庙中的一座神像，终席不发一言。在场的那些真汉奸被羞辱得如坐针毡。为此，警告者有之，规劝者有之，嘲讽其不识时务者亦有之。然而他却行之若素，声称既当汉奸又何必讳言呢？

于明信的处境愈来愈险恶，故以嬉笑怒骂之疯态与敌伪周旋，以惑视听，人们都以为他真的疯癫了，故此，人称“疯校长”。有一次，于明信当着日伪官座的面，朝着自己心爱的哈巴狗狂笑不止，哈巴狗以为主人喜欢它，摇头摆尾去舔主人的长袍，他突然发怒狠踢了狗一脚，骂道：“滚，你真是狗性难改，看你还敢献殷勤不？”哈巴狗吓得夹着尾巴遁去，在座的日伪官座哭笑不得，悻悻而去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于明信隐居于济南，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屑一顾，与书籍为伍，研究学问自娱。1948年他病逝于济南七家村家中，享年66岁。他去世时，其子女多投身边或在国外，没有一个能顾得上在家中处理丧事。幸有生前好友陈炳晨遵其遗嘱将其藏书全部捐献给了省图书馆，并代子女操办了丧事。出殡那天，他生前教育界的好友和他的学生们纷纷送来了挽幛和花圈，并怀着沉痛的心情送殡直至墓地，且一步三回头地鞠躬致意：久久不忍离去。痛哉！悲兮！于老先生的铮铮铁骨就这样掩埋在尚未解放的济南东郊的旷野里。